

符启文 著

多少風流



DUOSHAO FENGCHU
DUOSHAO FENGCHU
DUOSHAO FENGCHU
DUOSHAO FENGCHU

多少风流

DUOSHAO FENGLIU

多少风流

符启文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9印张 150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册

书号: ISBN7-80521-141-8/I·58

定价: 3.90元

风流是启文

李亚平

文章要做得风流潇洒，谈何容易。

人要活得洒脱超俗，更乎难哉！

前贤说：多少风流，多少杰作。此语含蕴深矣。妙哉奇乎！这诚然不是所谓的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或男女间的风流韵事，这似乎是一种更美妙的向往与追求。不然，何有文采风流，何来杰作乎？

文学从来不能囿于一种格式，固步自封地走下去。无论是昔时的文章大家，抑是今时的文坛名流，他们都是不断地、勇敢地突破自身的格局而去做新的跨越，以求面目一新，独领风骚。时代宽容地接纳了千古传颂之绝唱，同时也毫无留情地淘汰掉那些昙花一现的东西。于是，我想到：时代风流，人生风流，文学岂能不风流。

因之，我欣然命笔，数说风流。

我与符启文交识多年，且时有饮茶喝酒之乐。每当聚首相叙时，人生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文坛之潮流变迁、轶闻趣事，总是海阔天空，放马由缰，谈个痛快，有时情到深处，兴到浓时，我会举

杯邀千，欲一饮尽泄，痛快淋漓。可此时的启文兄，总是不那么从容应战。管它什么大将风度，那酒醉醒来时可是不好受的。符启文永远也不会醉。久而久之，我发现他有时认真的要命，且那么易动情。他述说着每一个事件时，又总是那么正儿巴经，更直得不加虚掩，却颇具风趣。他的脑袋里，装着许多故事装着许多绝妙的文学语言，而他的骨子里，亦牢固地染着乡野里泥土的气息。因之，他的文章，写到情浓意切时，很是风流潇洒，而另一面，也见“老土”得有嫌落俗之虞。

这就是符启文的矛盾，——摆脱了的和尚未摆脱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需要跨越的空间。

我并非认为每一个作家的文章都要写得风流潇洒，野性十足，方为上乘之品。文学从来就应是百花齐放，各尽风采。然文采风流，实乃文章之奇妙者。而对于散文来说，我认为除要有真情外，更应是美文。符启文是写散文的，他写山写水写人写物，往往是妙思八极，神游天外。他上罗峰、登长洲、观西苑盆景、赏流溪河森林，他放眼大千世界，人间天上，叹岁月春秋，悟人生之理。近审街巷雕塑小景、书房变迁、金鱼添春、花城微笑、补鞋姑娘、椰雕少女、保险意识，远观坎儿井叹奇、天池思幻，望大雁塔之神、唤呼兰河之魂，北国冰城、天涯故里……游踪肆纵，文题广泛，放笔描

来，异彩纷呈。从这一点上，可窥见符启文捕捉题材之敏锐眼力。他在勤奋地挖掘现实生活中丰富的矿藏之同时，不断思索不断禅悟，以求炼出精品，另创境界。象《西苑草》篇，符启文写的也是盆景，但他笔下的盆景不是艾青老人的被扭曲变形的生命，而是一种没有被环境所屈服，顽强地搏击着、期待着、呼唤着，在春天来临时绽出新绿的奇异生命。这就是作者对生活独特感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和思辨能力。所谓奇文妙笔，意在此乎。

宏观来看，符启文的散文是一种真情的纯朴。有空灵，但更多的是写实。他是注意文采的点染烘托的，而最为可贵的，似乎是他那种通过叙事描写而自然流露出来的哲理深蕴。

这是否就是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呢？

符启文是一位勤奋的耕耘者，耕耘所得，自然有巨鳞有丽珠有芳草有贝壳有……故他的第二本集子名曰《多少风流》。我乃从其书名突发奇思，于是想到文章的风流潇洒之种种，姑妄说之，乃对启文兄大作付梓的真诚祝贺及一种新的期待而已。

我从来没有为他人之大书小书作过序，更不知序乃如何作法方为妙也，以上所云，仅是我对启文兄文章之内与文章之外的一些意象。杂谈一篇，乃作序也。

1989年11月于广州

目 录

序	李亚平	1
---------	-----	---

都市风韵

西苑草	3
罗峰丹青	7
呵，金钱	12
一缸金鱼满室春	17
长街小巷立雕画	22
养猫记	28
广州街头的“补鞋妹”	36
书房春秋	42
这里并不神秘	47
花城在微笑	56
呵！文明礼貌之花	61
牛车·马车·的士·巴士	66
生活，在呼唤保险意识	71

瑶山小镇流行色.....	77
剑花村行.....	82

云游浪迹

依依情深长洲岛.....	89
虎门雄风.....	96
古趣盎然金沙滩.....	103
波罗庙前的沉思.....	108
奇石.....	114
说蛇.....	119
神奇的坎儿井.....	124
天池幻想曲.....	129
大雁塔下神思.....	133
波光岚影各半城.....	138
北国冰城之夏.....	144
呼兰河之魂	
——萧红故里行	150
这山·这水·这人	
——从化流溪河森林公园写意.....	157
客舍篇	
——西樵山旅居小记.....	165

如 缕 乡 思

椰雕少女.....	175
故乡情愫.....	182
相思在天涯.....	188
热土.....	193
想起那片防风林.....	198
小鸟森林启示录.....	202
越过冬天的鸿雁.....	207
这酒，更多的是甜蜜.....	213
金桔飘香.....	218

南 岭 风 流

十八罗汉和它的陶塑者.....	227
风流金三角.....	235
“广来”的魅力.....	243
搏击.....	251
“名格”的诱惑.....	268
后记.....	277

都市风韵



西 苑 草

广州流花湖畔西侧，有个西苑园，专门陈列石山盆景，供游人欣赏，人称“盆景公园”。

西苑园和我的住地近在咫尺，但多年来，我竟然没有去游览过。

今年戊辰上元节前夕，广东的诗人们在里面雅集，我有幸参加，进园一看，使我大为惊叹，原来在我家附近还有一个如此清幽雅静的世界，真有“相见恨晚”的慨叹。

西苑园建于1964年，面积有3公顷，整个园呈椭圆形，它本身就象一个巨大的盆景，盆里盛着小桥流水，盛着回廊池石，盛着重岩复岭，盛着波光树影，盛着生活的诗篇和时代的彩画……

西苑园的盆景集岭南盆景精品之大成。园内陈列的近千盆盆景，不论是雀梅、榆树、榕树、九里香、山桔、朴树、黄杨还是福建茶等树种，也不论是直干式、悬崖式、飘斜式或伏卧式等造型，“南味”都非常浓郁。

据说岭南盆景和苏州盆景最大的区别在于：苏

州盆景主要靠人工修剪而成，而岭南盆景则根据树枝的走向，采取蓄枝截干的手法，因势利导，保持树根原有的自然特点，人工造型痕迹不多，因此颇有一种回归自然的风韵。

在园中流连，你不时会为那些千姿百态、异彩纷呈、造型奇特的石山盆景所倾倒。有的雄健刚强，浑朴庄重，大有“拂云揽月”之势；有的曲曲婷婷，神态窈窕，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有的淡朴中显得苍拙，似“阅尽人间几百秋”。有一盆题为“峭壁走龙”的悬崖式雀梅，只见树干从峭壁石缝间伸出，屈曲倒挂，奔腾而下，树干柔中带刚，不疏不密，似游龙潜入谷底，俄顷间，又呼啸而上。而那盆叫“峡谷腾蛟”的飘斜式福建茶树，则如蛟龙昂首云天，腾跃飞舞，气势磅礴，森森向人，值此龙年之际，而对如此传神之作，不禁使人想起我们这个龙的民族，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飞跃奋发的形象。

如果说，这类盆景表现了一种奋飞的力度，那么，另一类盆景则表现了一种全方位开放意识和一种冲霄的精神。先看看那盆名为“凤凰展翅”的榆树吧，它的树干由下至上有力地旋转一圈，侧枝的伸展却形成了三个绿色的层次，而须根与须根的结合左右伸延，形如莲花宝座，使整棵树景给人一种多侧面、多角度、全面开放的感觉。再看看那盆名

曰“纵目天下”的榕树吧，它的主干直立、副干似有千斤之力，树冠如盖，错综其间，神态豪放，表现出一种改革潮流不可逆转的气度。

不要以为这是牵强附会，过去人们对盆景的欣赏，多重在它的美学价值和给人以审美的愉悦，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在变化，现代人对一切事物的审视和观照，无不涂抹上当代色彩，这是美的一种升华，是一种可喜现象。近几年，西苑盆景打开以前关闭的大门，走向世界，远销各大洲。前几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市举办的第五届国际花卉博览会上，还一举夺得三枚金奖和一枚银奖，这不是开放改革的春风带给它的活力吗？当这些“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为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异邦赢得声誉的时候，在国内，在鸟语花香的流花湖畔，又有多少异国朋友不远万里慕名而来，为西苑盆景所沉醉呵！

当然，对于盆景艺术，也有树否定态度的。有人说：盆景不过是一群被扭曲变形的生命，毫无审美价值。然而，我却觉得，恰恰是这种压抑展示了生命的顽强不屈，使我们看到了一种理想和追求的凝聚力！

试想想，当一棵棵树根被浓缩到瓷盆时，它们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这种超越自身承受力的环境是恶劣的。有的树根身上还带有刀斧的伤

痕，有的全身脱落得一丝不挂。它们生存的空间太窄小了：就那么一些泥土，那么一些水分，那么一点阳光的辐射。然而，它们没有屈服，没有悲观，没有失望，一场生死的抗争在悄悄进行。它们搏击着、期待着、呼唤着，当春天到来的时候，那一棵棵树根长出了新枝和绽放出绿叶。更叫人惊讶的是，那些在石与石之间相撞下摇曳而出的枯枝，那些曾被蛀虫挖空半身或遭受火烤的奄奄一息的枝干，人们以为它们已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了，然而，它们挣扎着，用顽强的意志，出人意外地活下了，活得生机勃勃，活得苍劲有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生命的奇迹！

啊！徜徉在西苑公园，从那奇异多姿的石山盆景中，你得到的岂止是美的享受，还得到一次关于生命、关于生存价值、关于信念、意志与力量的启迪……

1988年6月10日

罗峰丹青

对于画画，我是个门外汉，但平时倒喜欢欣赏。特别是对中国画，几乎是喜爱到了入迷的程度。我真敬佩那些丹青妙手，有时只寥寥数笔，轻描淡写，就把那些迷茫烟雨、峡谷溪涧、河岸渚洲、轻云薄雾，描绘得维妙维肖，真切动人。所以，有时和一些画家相见，我都喜欢讨回一幅裱之挂于厅堂，工暇慢慢品味，自堂有一番乐趣。

岁末之际，我到罗峰踏雪寻梅。在一位朋友家里，偶尔看到一幅题为《金橙迎春》的水墨画：青山、橙树、池水、寮房。从笔墨的酣畅洒脱来看，这画的作者是有一定功底的人，象出于名家手笔。于是，我问友人道：

“这是哪位画家的大作？”

友人听后哈哈大笑，然后，风趣地说：“这只是山野村夫之作，哪是什么名家所为，你要寻他？”说完，直指窗外浓荫深处。

我朝外望去，只见后山绿荫中隐隐露出一幢二层楼房来。那楼房造型别致，不似农家之舍，倒有

些象山间别墅。友人解释说：“那是阿辉家，《金橙迎春》就是他的大作。前几年，他承包了三千亩橙地，第一年就旗开得胜。这几年发了，他把原先那间平房推倒了，盖起了这幢小楼。”

提起阿辉，我是认识的。他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橙农。八年前，我到罗峰采访，见过他，还到过他家。那时，他生活比较拮据；想不到这几年变化这么大。但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位憨厚、诚实，向土地奉献了半辈子汗水的人，怎会突然和“缪斯”交上了朋友呢？

有人说，画家的孩子喜欢画画，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作家的孩子爱上文学，是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民，迷恋上丹青又是什么原因呢？

好奇心驱使我趁中午收工的机会，和友人一道去拜访阿辉。

眼下正是梅花初放、金橙成熟的季节。漫天皆白，田野金黄，空气流香，好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人在山里的视觉真怪，看似近，走来远。我们穿过弯曲的梅林小道，趟过一条弹着琴弦的小溪，跨过一道绿荫荫的土坡，才到阿辉家。

多年不见，他并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硬朗魁梧的体格，那憨实的面孔，只是额上添了几道皱